



陳家毅，新加坡建築師。始讀建築於新加坡國立大學，畢業於倫敦建築聯盟。曾得獎無數，為上海世博新加坡館設計師。著作有：《不完夏》、《重顧草莓地》、《城市磁場》。

# 城市幻想曲 · 陳家毅

一二年奧運就像《幻想曲》米老鼠揮動神仙棒，變倫敦老工業區為宜居宜商的新城鎮。

## 話

說倫敦市建局藉著二零一二年奧運會，將大會場地欽點在首都東北邊上的 Stratford 區。這個原本沒落已久的遺忘地帶，緊接著搖身一變變成個宜居又宜商的二十一世紀衛星鎮，脫胎換骨後自足自給又自傲。

因為奧運會的進駐，廢城中整片的老舊停車房、過時工業產房、無用水箱等都被一一被拆除搬遷掉，取而代之的是花園、綠坡地、行人步道、橋樑，以園藝手法來串連大小不同的新運動競技場，布置出一個處處可見花草樹木的奧運園區。前後變化之大，好比迪士尼《幻想曲》電影中，米老鼠凌空神棒揮指一圈，晶晶閃亮小星隨地亂墜，眼前便換了個鳥語花香七彩風景，令人嘆為觀止。

熟悉這城市的老倫敦都知道，以前提起 Stratford 區，人們總是搖頭擺手謝絕，市中心無論多昂貴擁擠，都不願搬移這老遠的地方。這有點像上海世博前充斥了船塢、鋼鐵廠的浦東區、或是工廠地帶北區，灰朦朦的廢棄工業園地就是過氣落後沒希望的象徵。在人們心目中，倫敦這一段地帶永遠難以振興起來。十八世紀初工業革命尚未

開始之前，這裏曾是種植馬鈴薯提供大眾食糧的農田地。十九世紀如火如荼進行工業大革命，倫敦郊區農田迅速消失，污染和廢氣排放隨之而來。二戰後英倫的工業發展卻逐漸緩慢下來，到最後僅剩下人去樓空的工業廠房，一切冷清擱置至今；萬幸的是，原有的河流

倫敦 Stratford 區老倉庫前河景優美，新式私人住宅從旁側後方靠攏過來



陳家毅

和小運河道未遭受當年工業發展的破壞，今天仍清澈長流。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，Stratford 長期以來便是東北進入倫敦市的重要關口，迎接北方大巴士的公交總站沿用至今。倫敦市建局智慧地善用它的地理優勢，借它來發揚光大，開創了一個四通八達的交

通總匯站：有市區巴士，也有國內往來的大巴；老地下鐵、新地上鐵則齊整重疊在一處，交通變得非常方便。新建總站完全現代化，也較以往的落魄老站人性許多，附有便利店、咖啡店、三明治快餐店。跟進潮流的新 Stratford 轉換站，全天候連結趕搭火車、地鐵、巴士的人來人往，情景現在倒有點像繁忙的東京澀谷站！

這裏有一家原本孤零零的老式商場 Stratford Centre，因為城市更新而得惠不淺。新設立的 Westfield Mall 巨型商場現在與它毗鄰，為它帶進了不少人。四、五層樓的 Westfield Mall 佔地龐大，其身份與造型有點像香港九龍塘車站上頭的又一城商場，緊接交通樞紐人多便利，吸引家庭、年輕人群進來消耗一個下午。再仔細觀察，裏內的頂樓竟然還包括了一個小型賭場。

亞洲人對大型商場見多不怪，甚至早已產生冷感——在倫敦若有選擇肯定會到橫街窄巷裏的個性小店去。尋寶藏似的柳暗花明又一村，肯定比光鮮亮麗到處雷同的商場來得趣味無窮。可是倫敦市建局下重劑以「巨型商場」來治「壞死老區」卻似乎行得通：這區消費人群多為普通人家，大商場進駐馬莎、蘋果店等一般品牌，確實能成為交通轉換站以外的另個鎮頭目標。

專攻大型商場的「Westfield」開發商來自澳洲，他們顯然從亞洲取經，綜

## 倫敦低下階層的崛起

說穿了，Stratford 的興起，在許多程度上是倫敦低下階層的崛起。近在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，說得一口流利牛津英語的 upper 英國人，和講起話來口含礫石般、帶濃重 Cockney 腔調的勞工階層，仍分別活在兩個迥然不同的世界裏：一邊是香檳法國葡萄酒細語宴客，一邊則是到大眾酒吧暢飲豪喊啤酒。一個國度兼容的兩個極端生活方式，三十多年來終於因為城市的改造，而漸漸揉合一起。

開發商嗅到商機，最先進的玻璃摩天辦公大樓、私人住宅如雨後春筍在轉換站前、小運河旁連續冒起，我們曾經認為灰撲落後的 Stratford 早已去不復返。一切看似喜滋滋，大肆投資的高端新服裝設計學院動工在即，可是不禁要問：地價指數的上漲是否會將原有居民推向更外沿的倫敦邊疆？說好要蓋的廉價國民住宅是否因此爭不到地也就胎死腹中？